



新闻

第一人称



端午。对有些人来说,它是一段故事,里面有汨罗的江水,有竞渡的龙舟,有忠诚的臣子,有朴实的人民,就连楚国的鱼儿都显得格外有历史、有人情味。对有些人来说,它是一段记忆,有青青的菖蒲,有甜蜜的粽子,有五彩的丝线,有祖母的香包,就连都有童年香糯的味道。

端午情思



艾子插在门窗上,迎风舞

“艾子插在门窗上,迎风舞,防五毒,驱邪气,蹦蹦跳跳过端午。”

这是儿时在我的家乡过端午节,我和小伙伴们唱的一首儿歌。这首歌是大人教的,当时的我们并不太明白这首歌的意思,只是觉得好听好玩,所以到了每年的端午节,都和伙伴们一起跳,一起唱。我的老家在昌邑南乡,那时候,每年到了端午的前一天傍晚,爷爷就边教我唱歌,边带我去坡里拔艾子(我们当地把艾蒿叫艾子),边唱边拔。到家后,爷爷便把艾子的根用镰刀削去,之后爷爷便竖了梯子依次到门窗上面,把艾子插到门楣和窗楣的上端缝隙里,每个门窗都要插上六枝,说是六六大顺。插艾子不只在正屋,就连偏房和拦门(茅房门)也都要插上。大门口当然更不例外,里面和外面全都要插。刚开始,我问爷爷为啥要插艾子,爷爷告诉我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五月里邪气盛,毒虫也

开始出没,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插艾子,就是为了防五毒、驱邪气。

过端午这天,娘在家里包粽子,我便去找了小伙伴们上街玩,去村头水湾边上打水漂儿。水湾两头长满了芦苇,村里人包粽子的苇叶,就是从这些芦苇撸下来的。那水中的芦苇长的很旺盛,有些大的都像高粱棵子。夏天水湾里的蛤蟆很多,也有不少是疥蛤蟆,我和小伙伴们都不敢下水。在我们的伙伴中,也有几个女孩子,女孩子这天头上都戴了石榴花,听大人说也是为了避邪驱灾。女孩子戴了石榴花十分好看,我们男孩子见了就去抢。有女孩子被抢了就呜呜地哭了跑回家,我们就嘻嘻哈哈地扔花玩,直到她们的家人怒冲冲地找来,我们就四散跑回家。

端午这天,其实主要是吃粽子。在我们昌邑南乡,当时包粽子没有糯米,都是用了大米和黍子米

加上红枣,吃起来比糯米还要香得多。尤其是苇叶蒸出来的清香味儿,让人总是吃了还想吃,年年都盼着过端午。过端午吃粽子时,我们还常常要听老人讲古,讲端午节的故事和来历。那时候人小,只隐隐约约记得古时候有个什么大官儿,那大官儿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投了江,过端午就是为了纪念他……

时光荏苒,转眼几十年过去。如今的我,早已离开农村深居城市,但每年到了端午节,都不由要想起儿时的情景,让人陡生感慨。现在城里人过端午也就是吃吃喝喝,再别无情趣,所以我近几年端午节都选择回一趟老家,在家乡的坡里拔几枝艾子,去插到祖莹的坟头;再摆上几个粽子,在坟前拜祭。这一是宽慰祖辈们的在天之灵,另外也是再重新体验一下童年的乐趣。

刘殿玉

童年里,奢侈的红枣粽子米饭



1997年端午节时,付生的女儿在龙舟赛前留下的记忆

觉得那种长得奇奇怪怪的植物味道更是十分让人厌烦,很不喜欢。而在小时的记忆中,我从未见过大人们口中的龙舟赛,更多时候,也是三三两两的孩子去白浪河边游泳、嬉戏、放风筝而已。

到了八十年代那会,一些饭店里开始有粽子卖了,个头很大,却只要1毛钱。但粽子真正开始大范围普及,好像是九十年代的事了。因而,在很大的意义上,北方人的端午节更像是粽子节了,却也平平淡淡,少了南方端午的韵味。

只记得,在我上班以后连续很多年,一些协会开始在白浪河畔投放各种鱼,组织钓鱼比赛。而真正印象深刻的,也还是1997年白浪河里举办的那次龙舟赛。

上班之后,我从白浪河边搬了家,但那时周末仍然时不时的带着女儿回白浪河边玩一下。1997年的那个周末,正好赶上了龙舟赛。那时在通济门小石桥边上,一只只黄颜色的龙舟,围观的市民一层叠着一层,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参赛的人员好像更多的是企业员工,而在后来,这样的龙舟赛也越来越少了。

高新敬老院 付生
本报记者 董惠 整理

悲情端午忆老父

端午曾是儿时的最爱。老家鲁中南那没有粽子,时兴吃艾草煮的鸡蛋。每逢端午节,晨光熹微,揉一揉朦胧的睡眼,拿上镢头挎上篮子,踏着湿漉漉的山间小路来到西山,不一会便割了满满一筐艾草。娘早已烧开了热水,把鸡蛋和艾草放到滚开的锅里。不一会,散发着艾草特有香味的鸡蛋便出了锅。我一口气能吃上五六个,津津有味,余香满口。

不曾想,端午节吃鸡蛋的风俗会在在三十五年前的那个端午节戛然而止。那一天,患病一年多奄奄一息的父亲穿上我刚刚从代销店买来的那件酱色秋衣,永远闭上了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睛。

端午节,从此成了我悲情思念的节日。

父亲是一九七六年得的病。这一年的隆冬,西北风刮得特别猛,鹅毛大雪在空中乱舞。父亲忽然觉得肚子疼,疼得厉害。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终于决定到十六里外的公社医院去检查。这一查不要紧,从父亲蜡黄的脸上,母亲已感到这病实在不轻。父亲却说不要紧,慢性肝炎,治治就会好的。可是,饭,父亲吃得越来越少;药,父亲吃的越来越多,父亲的病却一点也不见好。只好再去县城看,去兖州看……

每次看病回来,父亲都要买一大摞小画书,那是我最喜欢的宝贝!我盼着父亲能快快好起来。十二岁的我,趟过冰冷的河水,爬行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径上为父亲抓药;听说蟾蜍的苦胆能治病,我便拿着小铁铲,挖开尚未完全解冻的土层,掀开小河边的一块块石头,双脚浸在刺骨的河水里,从河的下游找到上游,又从河的上游找回下游。

令我失望的是蟾蜍的苦胆也没有使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我真有些怕……不!我不能没有爹!我天天祈祷。那时我们全家共六口人,“6”这个数字便成了我最偏爱的一个数字。拿筷子要拿六双,勺糊豆要勺六碗,拿煎饼要拿六个……可是,老天爷并没可怜我们,父亲的肝病由于发现太晚,已到了晚期,小医院看了,大医院看了,可父亲的身体愈来愈瘦,那阵阵揪心般的呻吟至今令人心碎!

一九七七年农历五月初五日,被疾病折磨了一年多的父亲,终于带着遗憾,带着对生活的留恋,带着对妻儿的牵挂,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爹,您再也听不到孩儿的呼唤了;爹,您再也不能给孩儿摘甜瓜吃了;爹,您再也不能领着孩儿去看电影了……您走了,永远的走了,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孩儿再也看不到您了……

从此之后,我不再过端午节,心底里只留存一份深深的思念。

高新刚

在北方,相比中秋节、甚至清明节,端午节好像都少了那么些人气。而自打我儿时那会,便一直如此。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老潍坊人,生在六十年代,长在白浪河畔,却也甚少感受到端午节、赛龙舟那般的南方端午氛围。

小时候,由于家里买不起粽子,大街上也无粽子可买。因而,每每到了端午节这一天,母亲总会在一个大锅里铺上一些荷叶,把大米放在荷叶上蒸,有时候还会在大米上按上一些好不容易得来的红枣,蒸一锅粽子米饭吃。而这在六七十年代的北方节日

中,其实也算是过得比较隆重的。因为当时在计划供应时代,一个粮本也就能换回十斤大米,而且换回大米,也就意味着别的粮食少了,因而大米常常拿来熬稀饭吃,米饭可能一年都吃不到。所以,能在端午节那天,吃顿带有红枣的粽子米饭,那绝对是也算上相当奢侈的了。

除此之外,每当到了端午节,家里大人也会托老家农村的亲戚带些艾蒿过来,或是挂在门口,或是放在炕席子下面,或是别在耳朵后头,有的时候,母亲还会把艾蒿绣在荷包里,挂在小孩身上,可那时候,我只是

身在异乡,想起儿时端午



潍坊中建房地产有限公司 张晓泉

作为异乡人,我来潍坊已经有四个年头了,由于在房产公司上班,常年跟着项目天南海北的奔波,能在像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时,回趟老家陪陪家人绝对已是奢望了。

我的老家在湖北金门,端午节作为一个民俗节日,绝对可以跟中秋节、清明节相媲美,因而也总是热热

闹闹的。那时,街坊四邻的大人小孩常常趁着露水还未干时,到野外采摘艾蒿、菖蒲,然后挂在大门口,以求辟邪。而由于南方天气极为湿热,艾蒿也常常被人用来洗澡,防止长痱子、生疮等。

而那时,家里大人常常提前很多天开始准备包粽子的材料,糯米、咸蛋、腊肉等,但在我小时候,吃的更多的还是白粽子,就是粽子里只有白糯米,煮熟后,沾着白糖吃。而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就可以吃顿白粽子。

因为工作的关系,今年的端午,毋庸置疑,注定要在潍坊度过了。其实,端午节像其他节日一样,现在的意义,更多的或许还是给了人们一个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能够在父母年华老去时,回家陪老人说说话,吃吃粽子,遥想一下当年琐碎但甜蜜的回亿。

好在,明年我将回长沙工作,车程距离我家大概两个小时。而明年的端午节那天,或许我就在父母身旁,弥补多年的遗憾。

潍坊中建地产有限公司 张晓泉
本报记者 董惠 整理

□下期话题

志愿风波

当站在人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岔路口,面对那么多林林总总的高校、名目繁多的专业,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兴趣爱好、发展前景、父母期望、个人性格怎样才能填报志愿上得到统一?该怎么了解这些专业,又该怎么知道哪个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志愿?

眼看高考成绩就要公布,准大学生们就要面临填报志愿,而这项重任丝毫不亚于备考时的艰辛,未来四年,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今日的热门专业,会不会成为明日黄花;而眼下并不起眼的冷门专业,会不会蕴含更多的发展生机。

想当初,你在填报志愿时又发生了哪些或欣喜或遗憾的故事,欢迎您参与到“新闻第一人称”中来,投稿至guanhuweifang@163.com,也可联系18678086893,下周四,让潍坊的读者听您的故事。